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文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周易古史观

目录

导读：论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 / 吕绍纲 / 1

校点说明 / 1

自序一 / 1

自序二 / 7

总说 / 1

卷上 / 1

乾 乾坤两卦是易之绪论 / 1

坤 / 4

屯 自屯卦至离卦是原始时代至商末之史 / 7

蒙 / 10

需 / 14

讼 / 17

师 / 19

比 / 22

小畜 / 25

履 / 28

泰 / 31

否 / 34

同人 / 37

大有 / 40

谦 / 43

豫 / 46

随 / 48

蛊 / 51

临 / 54
观 / 57
噬嗑 / 60
贲 / 63
剥 / 66
复 / 68
无妄 / 71
大畜 / 74
颐 / 77
大过 / 80
坎 / 82
离 / 85

卷下 / 89

咸 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 / 89
恒 / 92
遯 / 95
大壮 / 98
晋 / 100
明夷 / 103
家人 / 106
睽 / 109
蹇 / 113
解 / 115
损 / 118
益 / 120
夬 / 123
姤 / 126
萃 / 129
升 / 132
困 / 134
井 / 137

目录

革 /	140
鼎 /	143
震 /	146
艮 /	149
渐 /	152
归妹 /	155
丰 /	158
旅 /	161
巽 /	163
兑 /	166
涣 /	169
节 /	171
中孚 /	174
小过 /	176
既济 既济未济两卦是易之余论 /	179
未济 /	182

附录 / 185

《易经学》/绪论 /	185
1986 年版前言/包敬第 /	189
重印《周易古史观》跋/胡道静 /	191

导读：论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

在 20 世纪众多解读六十四卦的易著中，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独具特色，卓有价值，应予特别注意。胡氏自幼喜《易》，长于思考。三十岁以后广涉汉易宋易著作，仍不能知《易》究竟是什么书，若说是自然科学之书、哲理之书、卜筮之书，觉得都不能成立。于是另辟蹊径，本《序卦》之说，从文字训诂入手，于古史立场而解说《周易》，作成《周易古史观》一书。1942 年作者自印 200 本。作者逝世之后，198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把《周易》六十四卦作为史书加以全面、系统地解释，形成完整的《周易》古史体系，胡书是第一部。它释六十四卦，象数、图书、义理全抛开不讲，彻底另起炉灶，直把《周易》看作记事之史书，却又特别看重《易传》。在胡氏书中，经传是一体的，解经又解传，解传为解经。其所以能如此，原因在于他对《易传》的理解与前人有所不同。以下对胡书做几点具体评论。

一、把《周易》本身作为记事之史 解读的第一部著作

古代有以史证经者，如宋人杨万里的《诚斋易传》、李光的《读易

详说》。近世以史证经者亦不乏人。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学者顾颉刚等人从史料考辨的立场着力研究《易》中之史，多少有些进展。至1941年，闻一多在昆明从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删汰芜杂，仅得九十，即依社会史料，分类录出，^[1]撰成《周易义证类纂》一书。闻书钩稽九十条史料，分为经济、社会、心理三类详加辨析，纠正和补充旧注若干，于易学研究实有贡献。但仍是做零碎的史料工作，不以为《周易》是史书。把《周易》看作史书的，是1920年代沈竹初的《周易余说》，它用商周之际的史实解读《履》、《家人》、《睽》三卦。章太炎1933年在一次演讲中明确说：“至于《周易》，人皆谓之研究哲理之书，似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晶。”沈、章二氏は首先明白认定《周易》是史书的人，可是影响不大。沈氏仅讲了三卦，章氏则一卦未讲，只是一般泛论而已。到1942年胡朴安撰成并自行印制200本的《周易古史观》，才全面地，“无一字不解，无一句不说”地解读六十四卦，形成《周易》古史系统。从此，在《周易》卜筮说、《周易》哲理说之外，正式出现了《周易》古史说。

《周易古史观》于六十四卦之卦辞、爻辞、《彖传》、《象传》，一概视为记事之史。一字一句都落实到史上。整个《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成为一部古代史书。《乾》、《坤》两卦是绪论，它不是记事的，而是发凡起例。《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言社会已定，当思患豫防，以未济之道处既济。

胡氏以古史说《易》，根据是《序卦》。《序卦》确实已有叙述古代社会发展历史之意。胡氏则将六十四卦之卦辞、爻辞《彖传》、《象传》连贯一起，字解而句说之，所反映之史实与《序卦》吻合。上经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下经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王、武王、成王时代之史。一卦反映一时代之大事，

[1]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民国丛书》第三编《闻一多全集》第五页，上海书店，据开明书店1948年版影印。

卦卦前后相连，绝无凌越颠倒，大体井然成序。六十卦之六十件划时代的大事依次连结成一个完整的远古历史系统。六十卦反映的六十件大事是：

《屯》卦，是草昧时代建立酋长之事。《蒙》卦，是酋长领导民众而教诲之事。《需》卦，是教导民众耕种之事。《讼》卦，是民众争夺饮食而讼之事。《师》卦，是行师解决两团体互相械斗之事。《比》卦，是开国之初建万国亲诸侯之事。《小畜》，是建国以后会猎之事。《履》卦，是以履虎决定履帝位之事。《泰》卦，是履帝位以后巡狩朝覲之事。《否》卦，是天子失德，诸侯不朝之事。《同人》卦，是民众聚会，谋覆共主之事。《大有》，是推一人之为长，组织民众之事。《谦》卦，是会合民众，教以稼穡之事。《豫》卦，是建侯行师，检阅军队之事。《随》卦，是大有之民众，随豫之侯以行征伐之事。《蛊》卦，是征伐归来，教民以孝之事。《临》卦，是君主登位临民之事。《观》卦，是以神道设教之事。《噬嗑》卦，用狱治民之事。《贲》卦，是男女会聚，结为夫妇之事。《剥》卦，是洪水为灾，庐舍剥毁之事。《复》卦，是因水灾迁徙，复其故业之事。《无妄》，是新居始定，未甚安宁之事。《大畜》卦，是以田猎济耕种之穷之事。《颐》卦，是以耕种自养之事。《大过》卦，是土穴为房屋，建筑房屋之事。《坎》卦，是因建筑房屋掘土所成之坎，蓄水设险以守之事。《离》卦，是坎上置篱，以巩固防御之事。《咸》卦，是男女正式婚姻之事。《恒》卦，是夫妇正居之事。《遯》卦，是择邻迁徙之事。《大壮》卦，是努力生活之事。《晋》卦，是扩充国力之事。《明夷》卦，是文王蒙难之事。《家人》卦，是组织家庭之事。《睽》卦，是一夫多妻之家庭乖睽之事。《蹇》卦，诸侯皆来决平之事。《解》卦，是文王决平诸侯讼狱之事。《损》卦，是文王节俭自损之事。《益》卦，是损己益人，文王得民心之事。《夬》卦，是文王分决一切之事。《姤》卦，是婚媾往来之事。《萃》卦，是会聚众家建立祖庙之事。《升》卦，是萃功告成，民众上升为国尽力之事。

《困》卦，是南征受困之事。《井》卦，是推行井田之事。《革》卦，是周革殷命之事。《鼎》卦，是周革殷命以后，正位之事。《震》卦，是正位以后，自治以治民之事。《艮》卦，是迁徙殷顽，使之各安其土之事。《渐》卦，是殷顽迁徙之后，教以组织家庭之事。《归妹》卦，是殷贵族之女，归于男家之事。《丰》卦，是扩大殷顽组织家族之事。《旅》卦，是殷顽不安其居，散而羁旅于外之事。《巽》卦，是羁旅于外之殷顽，顺时而入之事。《兑》卦，是殷顽来归，说以劝之之事。《涣》卦，是教殷顽立祖庙之事。《节》卦，是立祖庙以后，教以礼文有节制之事。《中孚》卦，是会聚殷顽田猎示信之事。《小过》卦，是顽民自猎之事。

传统易学皆以为卦讲究时变，一卦代表“一时”，卦时不同，反映时之不同。王弼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1]程颐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2]都视卦是反映时变的，时变有道。胡氏则认为卦是反映事的，爻是依次记载一件大事中的不同阶段，不以为卦爻之中还有道。例如《履》卦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王弼《周易注》说：“履虎尾有不见咥者，以其说而应乎乾也。不以说行夫奸佞，而以说应乎乾，宜其履虎尾不见咥而亨。”^[3]程颐《易传》说：“以柔履藉于刚……人之履行如此，虽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4]把“履虎尾”看作一个象，其实质是“柔履刚”，即“说而应乎乾”，个中蕴含一个道理：能处理好柔与刚的关系，即使踩了老虎尾巴(刚)，也无妨。胡氏认为“履虎尾”不是象，而是事实。他说：“履虎尾不咥人亨者，以履虎之咥人不咥人，而为履帝位之决定也。《小畜》会田猎以后，推一人为共主，以履虎决之。有智勇兼优者，履虎而不受虎之咥，群奉以为君也。”又如《谦》卦初六：“谦谦

[1] 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王弼集校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版，第604页。

[2] 程颐：《易传序》，《二程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689页。

[3] 《王弼集校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版，第272页。

[4] 《二程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749页。

君子，用涉大川，吉。”前人无不以谦卑自处释谦，王弼释《谦》卦初六说：“处谦之下，谦之谦者也。能体谦谦其唯君子，用涉大难，物无害也。”^[1]程颐说：“初六以柔顺处谦，又居一卦之下，为自处卑下之至，谦而又谦也。”^[2]胡氏不以德而以事释谦，他说：“谦谦君子者，教民稼穡曰谦，曰以稼穡教民为事曰谦谦。此谦谦之君子，率人民涉大川以耕种，吉之事也。”谦是实事，涉大川也是实事。依胡氏意，谦卦不是讲谦之德，原来是讲教民稼穡的史实。

胡氏解释卦名，亦从史的角度考虑问题。如《大过》、《小过》、《大畜》、《小畜》这大小相对应的四卦，胡氏说“小过之过，与大过之过同。大过，易穴居为交覆深屋，其变更大，故曰大。小过，易会猎为自猎，其变更小，故曰小。”“小畜，是游牧时代之田猎，虽专以田猎为生活，其田猎之规模尚小，故曰小畜。大畜，是耕种时代之田猎，虽不专以田猎为生活，其田猎之规模已大，故曰大畜。”与前人解释之大小，畜过之义，迥然不同。

胡氏以古史说《易》，解卦大多前后连续，后卦接着前卦说，不与前人说完一卦是一卦，后卦不与前卦牵连者同。《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小象》：“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胡氏解云：“所获之禽飞去，其音上至于天，其事凶也。有飞去之禽，须谨慎以防之，不可长有此事。”后一卦《小过》初六：“飞鸟以凶。”《小象》：“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胡氏以为两卦所记事相连续，乃解云：“飞鸟以凶者，飞鸟即《中孚》上九飞去之鸟。获鸟以归，飞戾于天，是以凶也。此真无可如何之事，故《象》曰不可如何也。此猎前民众相谓之语。”胡氏以为“飞鸟”是记事不是设象，故可以视为一事。

以古史说《易》，最大的障碍是卦爻问题。胡氏的办法是抛开卦爻不讲，只是依次讲卦爻之辞。为了抛开卦爻不讲，胡氏提出以下理

[1] 《王弼集校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版，第295页。

[2] 《二程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775页。

据：一、卦是远古未有文字以前的记事符号。八卦可为记录一切之符号，其作用与文字相当。未有文字之前，人们只能用卦做记事之符号。有时一卦一爻可表达数十事物，此相当于文字之假借。有时同一事物用许多卦爻表达，此相当于文字之转注。二、六十四卦之卦名用两个八卦之联合结构表达，如云雷屯，震下坎上，不过是个符号，表示它是屯而已，《屯》卦中各爻并无云雷之义。初、二、三、四、五、上，是记事之先后次序，并无上下内外之意义。其他各卦皆如此。就是说，“《周易》是有文字以后之记载，其用卦为符号者，犹今日卷册之标记，无他义也”。胡氏以记事之史书视《周易》，自然要彻底抛开卦爻说。

二、乾坤是绪论，既未济是余论

胡氏既认为《周易》是史书，就必然为这史书找出绪论和余论来。自《屯》至《小过》六十二卦是记事之史，则为首乾坤两卦当然是绪论，为末既未济两卦当然是余论了。绪论不记事，所言相当于发凡起例。余论也不记事，所言相当于全书记事以外的论赞。

胡氏之乾坤两卦为绪论说大意是：

六十四卦有同辞者，旧时说《易》者皆参互错综，以卦画说之，无论其通否如何，皆是阴阳玄妙之谈。余以古史说《易》，凡六十四卦有同辞者，虽所记之事实不同，皆是同一文字记载。

此言意谓，六十四卦有不少事不同而文同者，这些文字的基本含义，在《乾》《坤》两卦里首先表现出来。故可以说《乾》《坤》两卦是起例的。乾坤既有起例的作用，故谓乾坤是绪论。《乾》有元亨利贞，《坤》有西南东北，各有一定含义，别的卦用时，皆本此以为说。

《乾》“元、亨、利、贞”。《文言传》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胡氏说：“《文言》所解乾之四德，皆言人事之理，以后各卦有元、亨、利、贞字者，皆可本此以说之也。”又说：“六十四卦中，有此四字，或三字，或二字，或一字，皆不能出此意义之外。此乾坤两卦所以为《周易》之绪论也。”查六十四卦中有元、亨、利、贞四字者七卦：《乾》、《坤》、《屯》、《随》、《临》、《无妄》、《革》。胡氏说：“元亨利贞四字俱备者，皆有始之意。除《乾》、《坤》两卦外，一《屯》卦，草昧初开，建侯为酋长，人类团体之始也。二《随》卦，《豫》卦建侯行师以后，民众随之，统一之始也。三《临》卦，君主登位之始也。五《革》卦，周受命维新之始也。此外无有备四德者矣。此《周易》卦辞记事之例也。”

六十四卦中，惟《乾》卦以元亨利贞四德发其端，另无一字。惟《大有》卦言“元亨”外，另无一字。胡氏说：“《大有》是组织国家之卦。”惟《大壮》卦言“利贞”外，另无一字。胡氏说：“《大壮》是个人奋斗之卦。”惟《兑》卦言“亨利贞”外，另无一字。胡氏说：“《兑》是民众心悅诚服之卦。此外无有如此之卦辞。”《随》之“元亨利贞无咎”，多“无咎”二字。《遯》之“亨小利贞”，多一“小”字。《明夷》之“利艰贞”，多一“艰”字。《家人》之“利女贞”，多一“女”字。《鼎》之“元吉亨”，多一“吉”字。胡氏说：“此《周易》记事之例，读各卦辞之解说自明也。”又，胡氏解《随》卦辞说：“元亨利贞俱备于《随》，可谓大吉。而仅无咎者，以民众不知其故而随之也。”解《遯》卦辞说：“小利贞者，《咸》为取女吉之利贞，《恒》为男正位之利贞，永久之利贞，常道也，《遯》为迁徙之利贞，一时之利贞，时宜也，故曰小。”解《明夷》卦辞说：“《明夷》之利贞，加一艰字，以见处明夷之时，最宜谨慎。《诗·大明》篇：‘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是也。”解《家人》卦辞说：“家内之事，

以女为主，女主中饋，故曰女贞。”解《鼎》卦辞说：“《鼎》元吉者，鼎是《革》卦后周革殷命，为诸侯长而吉也。”胡氏解此诸卦辞，显然不同于旧说者二：一、皆以史事为说，不言其他。二、元亨利贞四字之解，一依《文言传》，外加之字，据事为解。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胡氏解之以史事云：“先迷后得主利者，言原始之人，茫然而进，毫无团结，是先迷也。以历久之经验，逐渐进步，而有中心，是后得主也。先迷后得，是以利也。此上经之绪论也。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者，言文王之国在西南，君贤民和，往西南必得朋也。纣之都在东北，君暴民乖，往东北必丧朋也。《蹇》卦之利西南，不利东北，是其事也。此下经之绪论也。”又说：“《坤》之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言文王之国在西南，往西南必得朋。殷纣之都在东北，往东北必丧朋也。《蹇》之利西南，不利东北，亦谓西南是文王之国，东北是殷纣之都，《解》利西南亦如是也。”又解《蹇》之“利西南，不利东北”说：“利西南者，文王之国，在诸侯之西南，利往而诉之也。不利东北者，殷纣之都在诸侯之东北，不利往而诉之也。”解《解》之“利西南。无所往”说：“《解》，文王决平诸侯讼狱之卦也。利西南者，即《蹇》之利西南。无所往者，即《蹇》之不利东北，无所往也。”

胡氏认为，《文言传》之释元亨利贞四字，是不易之解。《乾》之元亨利贞四字，包括一切，发《周易》卦辞记事之例；《坤》之先迷后得，涉上经记事。西南东北，涉下经记事。胡氏以《乾》《坤》二卦为《周易》之绪论，以此。

《既济》、《未济》二卦，多理论，非如其他六十卦之记事也。

《既济》，言治平已成，社会已定，而欲保其不戾不亏，则必小心谨慎，思患豫防以处之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又穷又变，政治与社会时时在变之中，故《易》终以《未济》。未济者，以未济之道处既济，即时时有未济之惧，不稍有既济之安也。

胡氏因以既未济二卦为《易》之余论。

三、辞之训诂一本文字学

胡氏自述云：“兹著《周易古史观》，凡与文字学有关者，皆得其初义，而与从文字学考见古代之社会，互相参证也。”又云：“本卦辞、爻辞、彖辞、象辞，字解而句说之，确然知其不可易也。训诂一本文字学，除与训诂有关系外，不采用汉宋易学家一字。即有采用者，皆是借其说以就我义。”之又云：“以分析言之，八卦为文字之祖，固有文字学之范围，即《易经》之用字用韵释义，亦当丽于文字学焉。”

胡氏释卦辞、爻辞、彖辞、象辞，多从《说文》求字本义，而后引申之讲到古史上。例如屯，《说文》：“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屮，贯一，曲尾。一，地也。”胡氏引申之释《屯》为人类生活之始，云：“以草木初生之难，形容人之初生，须奋斗而后可以存也。”又云：“《易》专记人事，屯者，人类之始生也。”

又如需，《说文》：“需，须也。遇雨不进，止须也，从雨而。”胡氏引申而释之云：“耕种生活，居处固定，不必再进而别求水草之处，如游牧生活也。”

又如小畜，《说文》：“畜，田畜也。”即田而有所获，畜之也。胡氏引申而释之云：“牵引所获之禽，归而畜之也。此野禽所以变为家畜也。郑玄注：‘畜，养也。’言养禽于家也。养禽于家，以备他日之食，养禽即所以自养。谓之小者，所畜不多也。故《杂卦传》曰：‘小畜，寡也。’”

又如谦，《说文》：“谦，敬也。从言，兼声。”又“兼，并也。从又，持禾。兼持二禾，秉持一禾。”胡氏云：“秉之义，引申为握权。是握一团体之权，谓之秉；握众团体之权，谓之兼。”又云：

“谦，教民稼穡之事也。谦，从言，教之也。从兼声，稼穡之事也。谦训敬者，敬其事也。古者田猎耕种，多以车行，人君教民稼穡，当乘车也。故《杂卦传》曰：‘谦轻。’《说文》：‘轻，轻车也。’教民稼穡，乘车涉川而行，故轻车，轻而便利也。又《系辞》：‘谦，德之柄也。’言握稼穡之柄也。”是胡氏根据《说文》从言兼声，引申出《谦》为教民稼穡之事，与前人对《谦》的训释根本不同。

又如剥，《说文》：“剥，裂也。”《杂卦传》：“剥，烂也。”胡氏谓“剥，盖居处庐及安身之床，皆裂烂也。古者穴居野处，土溃而倾，谓之裂。床为水浸坏，谓之烂。民众居住庐及安身之床，既皆裂烂，君主谋为处理之。”是《剥》卦讲遭遇水灾，庐舍剥毁之事。

又如复，《说文》：“復，往来也。从彳，复声。”胡氏引申之谓“复，行故道也。中国民族由高原东下，今困水灾，西迁高处，为行故道，即《杂卦传》：‘复，反也。’《复》，盖水灾剥庐之后，迁徙民众之事也。”

又大过，《说文》：“过，度也。”又：“度，法制也。从又，庶省声。”又：“庶，屋下众也。”胡氏据《说文》过、度、庶三字之本义，辗转引申之，谓“过者，建筑房屋之法度也。《大过》，易穴居为交覆深屋，其变更大，故曰《大过》。”

胡氏《周易古史观》释卦名义，皆从《说文》所解字之本义出发，除乾坤既未济外胡氏说《易》惟以古史，汉宋易家之象数说、图书说、义理说，一概不取。但是，汉宋易家如郑玄、虞翻、王弼、孔颖达、程颐、朱熹等人之有关《易》文训诂，其有助于胡氏古史说者，则一概采用。几乎每卦都有引用。如于《乾·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引郑玄解：“资，取也。统，本也。”于《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引王弼：“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故不习无不利。”于《颐》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引王肃云：“拂，违也。经，常也。丘，小山也。”于《离·大象》“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引王弼云：“继，谓不绝也。”

明照相继不绝旷也。”于《恒》上六“振恒，凶”，引郑玄云：“振，摇落也。”于《晋》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引马融云：“康，安也”；引郑玄云：“康，尊也”；引程颐云：“康侯，治安之侯”；于《家人·大象》“风自火出，家人”，引张载云：“家道之始，始于饮食，故曰风自火出。”于《夬》卦辞“扬于王庭”，引孔颖达云：“王庭，是百官所在之处。以君子决小人，故可以显然发扬决断其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隐也。”于《夬·大象》“泽上于天，夬”，引陆绩云：“水气上天，决降成雨，故曰夬。”于《井》九三“井渫不食”，引荀爽云：“渫，去秽清洁之意也”；引向秀云：“渫者，治去沈浊也。”于《震》六二“震来厉，亿丧贝”，引虞翻云：“亿，惜辞也”；引干宝云：“亿，叹辞。”于《渐》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引朱熹云：“衎衎，和乐之意。”于《渐》上九“鸿渐于陆”，引江永云：“陆当作阿，大陵曰阿。九五言陵，上九宜为阿。”于《归妹·大象》“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引崔氏云：“始则凶，终则无攸利，故君子以永终知敝为戒也。”于《归妹》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时，谓王念孙读待。于《丰》六二“丰其蔀”，引刘牧云：“蔀，蔽也。”于《旅》九四“得其资斧”，《子夏传》资作齐，引应劭云：“齐，利也。”于《涣》九二“涣奔其机，悔亡”，引易顺豫云：“奔当为贲。涣贲连语，犹文饰之”；又引王弼云：“机，承物者也。”于《节·大象》“泽上有水节”，引侯果云：“泽上有水，以防堤为节”；又引兰廷瑞云：“泽上有水，不虚不溢，当其分，故谓之节。”于《中孚》九二“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引孟喜云：“靡，共也。”于《既济》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引虞翻云：“袽，敝衣也。”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引王弼云：“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

以上所征引，胡氏皆云：“此说可用。”所谓“可用”，其条件显然有二：一有利于以古史说《易》，一是文字训诂，不涉象数、图书、哲理。